

〔乙 篇〕

我的詩

我寫完這個題目『我的詩』以後，我自己覺得有些大膽。既然名爲我的詩，應該自己問一問，我的詩究竟好不好？就是好，而我的詩究竟有幾首？

說也慚愧，我姑且不談我的詩好不好，算至現在，我平生作詩大概僅僅一百首左右，在南京一炬，可憐焦土時，僅存一百首的詩稿也燬盡了，現在所能記憶的最多尚不及半數。詩既少得可憐，怎麼敢談我的詩。

不過，這個窮禍也是我自己闖出來的，因爲朋友們許多要我寫字——自然他們不是爲我寫的好，說好聽一點，祇是留紀念——而我偏偏喜歡寫自己的詩，於是朋友們便時時問起我的詩來，要我錄幾首給他們『欣賞』。好罷，反正朋友們已知道了好幾首，我又何妨多寫幾首給他們看看，這是我爲什麼寫『我的詩』的理由。

老實說，我開始記憶來抄謄時，心裏還在猶疑不決，因為我的詩既是那麼少，而又那麼的不好，所謂獻醜不如藏拙，還以不寫爲妙。有些好事的朋友看見我在遲疑，又來煽動我，說：「詩無所謂好不好，我們祇要讀你的詩，說到好罷，定義頗難。就是我國的詩宗三百篇，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如果不是孔夫子刪定，而是我們作的，恐怕人家看都不肯看，更談不到拿來引經據典。李白的「牀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，杜甫的「夜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，老翁踰牆走，老婦出門迎」，如果不是李杜寫的，而是我們吟的，恐怕人家不屑一顧，要譏爲引車賣漿者語。我們不要看好詩，祇要看你的詩」。他們這串大道理，真可使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不由得使我大膽起來，這又是我爲什麼寫『我的詩』的理由。

我的詩實在太少了，與其光是抄詩，不如先寫些我作詩的經過。我記得有一次在酒酣耳熱時候，汪先生曾對我說：『公博，你的詩天資很高，爲什麼不多作？我聽了非常惶悚，祇是笑而不言，我之不言，固不敢言，亦不便言，現在既寫我的詩的經過，就是等於個人自己的詩話，前之所不敢言與不便言者，不妨坦率言之。』

說也奇怪，白話體對於我的文章影響很深，自從民國九年，我便很少作文言文，但是對於我的

詩，那就影響很微，甚至乎不發生影響，因為我從來沒有作過白話詩，並且也不喜歡讀白話詩。這或者因為我既不願蓄意做詩人，所以不去注意。既無意作舊詩的革命，又無意作新詩的詞宗，因此還一半的抱殘守缺，作白話之文，調舊體之詩了。

我之不多作詩，實具有無數理由。我想作詩單靠天資高是不夠的，必得有相當的工力，我自問對於詩，並沒有下過苦工。從前九歲開學，教書先生便教我做小詩。他有一句名言：『讀熟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時也會偷』，這句名言，我至今還當作座右銘。然而可憐，我偷的時候便不多，而偷的本領也有限，因為學校的學科太多了，日夜預備，還苦時間不夠。那能騰出時間去偷詩。以此，即使空有天資，其如絕無實學，對於詩未嘗下過水磨工夫，實在不敢多作。

對於詩既沒有下過苦工，自然詩韻不會熟，何況我是一個廣東人，有時謾了一首詩，自己以為音韻鏗鏘，可是一查詩韻，不由得慚愧到面紅耳熱。能不能拿詩韻當隨身法寶，寸步不離呢？我實在沒有這種時間，也沒有這種耐性。有一次二十一年春天某一夜，在南京我在羅文幹家裏正在商討所謂大計，忽聞獅子山邊炮聲大作，其時國民政府正遷都洛陽，我們步出中庭，不勝感慨低徊之至。我謾了一首詩：『徹夜鼙鼓聲滿古城，萬家燈暗曉繁星，洛陽宮觀淪榛莽，風雨淒其憶秣陵』。

自己以爲很慷慨蒼涼，及至天明回家一看詩韻，誰知城、星、陵、都各有其韻，換一句話，就是全出了韻。我祇有自己原諒，因爲我是廣東人，並不是我出了詩韻，實在詩韻出了我。因此從此我便覺有重編『今詩韻』之必要，這一段容後再說，這部『今詩韻』沒有編成以前，我想還以少作爲妙。

要多作詩，必須對於『卽事』之外，多作些『卽景』——那就是詠景和詠物詩。人生雖然數十寒暑，但實際說來，更事亦未必多，尤其值得吟詠的事更不見得多。說到詠景和詠物，最不引起我的興趣。我也曾遊過一些名山大川，也曾興之所至做過些長詩短句，但後來一讀前人所作，真是令人氣短。原來我所說的，前人都說過了，並且還比我說的佳妙而高明，這樣白費工夫，我殊覺太不值得。因此我決定每逢遊山玩水之時，先買一本關於那個地方的游記或詩集，如此可以舒舒服服的游目騁懷，不至於辛辛苦苦的攢眉苦臉。

作詩有時太自苦，我不多作詩，不祇是躲懶，而且是避苦。前人有句話：『吟成一個字，撚斷幾條髭』。我的經驗，爲了一個字，何止撚斷幾條髭，有時十年之中，心還不大自在。十九年我在北平寫了一首詩，到了今日，心還在那裏忐忑。那時擴大會議失敗，退入太原，一班朋友——尤其覃振先生力勸我去天津，但我決心要隨汪先生入娘子關同甘苦。當我離開北平那一夜，我寫了

一首小詩：『險阻艱辛不肯辭，輕生重諾寸心知，拚將肝膽酬朋友，珍重東城判袂時』。一首詩出了兩個『重』字，頭一個『重諾』的『重』是不可以換的，後一個『珍重』的『重』後來怎樣改法都不妥。改得太豪放，失了兒女之情，改得太淒涼，短了英雄之氣。還都那年，請敦龍榆生先生代我筆削筆削。龍先生是詩人，拿去了兩天還拿回來，說還是照原稿罷，實在不易改好。我也何嘗不能原諒自己，古詩常有重字，今人何妨稍爲隨和。但是要知道，這首詩是七絕，統統不過二十八字，二十八個字便重了兩個，工力不足，可想而知，天才所限，何能多作。一個字而至心懸十年，真徒自苦耳！人生本短，何必自戕？

恐怕是一個通則，或是一個尺度罷，詩句最好是淡，最壞是火，我的詩既未工，字又不煉，因此去爐火純青還是很遠很遠，真是『一句還未成，三昧發真火』，衡以我的性格，可謂詩如其人。以前年少氣盛時候不用說，就是現在罷，偶成一詩，自己念起來，很像孫行者陷入火燄山，十萬根毫毛都帶着火燄。朋友們在嚴冬時候讀了我的詩，或者可以增點暖氣，若在酷暑時候讀了我的詩，有拖累朋友中暑之虞，心既不忍，詩便少作，

我最奇怪，或者因爲工力不足的原故罷，作詩好走偏鋒，那就是專做七絕。這個理由並不難於

解釋，七古和五古，我確沒有下過工夫，並且也沒有時間。五律和七律，我又怕翻典故，難辨比。我固然不願鬧『舍弟江南沒，家兄塞北亡』那麼悲慘的笑話，就是『紅豆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』，我也認爲過於堆砌和做作，五絕罷，字數過少，運用不靈，所以祇有因利乘便，專以七絕爲我藏拙之道，因此也不能多寫了。

還有，我最怕做詩人，因爲做了詩人，便不免有詩友，一有詩友，便未免囿於結習，牽於情誼，要結成詩社。從前我觀光過一兩個詩社，使我坐立不安，心想，世界上的集會結社再有比參加詩社難受的嗎？後來我在上海到過票房，倒不期而遇的找到同樣難受的例子，票房是由愛好舊劇的票友組織而成，一班票友無事便在那裏哼，唱得漂亮的，同社票友固然忍不住要叫好。就是唱得糟糕的，走了板和咬錯字，同社票友也爲着面子，要勉強叫一聲好。我是不懂詩和不懂唱的，猶引至詩社和票房爲苦，若真真詩作得好，而要和詩友結詩社，那真未免自尋煩惱了。所以要參加詩社，最好不作詩人，以此我對詩並不刻意求工，恐怕又是原因之一罷。

我還有點對於文人學士們的貢獻，舊日字典因檢查不便，許多人在那裏重編，在前有王雲五字典，最近有辭典會字典，我想一定還有人未能引爲滿意，正在匠心獨運，努力改良，獨至音韻一

書，音早不同，而韻則天不變，地不變，韻亦不變，實在不可思議。我不是基於廣東人便利的偏見，要求重編，而是基於普遍的願望，希望來一個『今詩韻』出版。其實拿聲韻來說，廣東人對於『聲』最熟不過，平上去入，小孩子也天然懂得，但是談到『韻』，那就沒有辦法，一東和二冬，六魚和七虞，固然分不清，就是七陽和十四寒。八庚九青和十蒸，也極容易混而爲一。我更感覺奇怪的，廣東音對於十二侵，十三覃，十四鹽，十五咸，有獨到的辨別，但爲什麼『凡』和『帆』倒收入十五咸，這又是廣東人所不能理解，而我懷疑到古人有極大的錯誤的。但古人有錯誤也罷，沒有錯誤也罷，音是變定了，古今有許多音不同也成爲定案了，韻由音生，我力主非重編不可。我盼望一班文人學士，主持風雅，重編今詩韻，將詩內的『時本通什麼韻』，『古通什麼韻』，就目前的發音，一氣貫通，這樣或者不祇是一種風雅，而且對於像我這樣人是一種慈悲之事呵！

自己的詩話既已說過，以後便就記憶所及錄出我的幾首詩。二十歲以前劍呀血呀的舊作我全忘了，二十歲以後花呀月呀的舊作我也刪了。無已，就民國十四年回國後偶一爲之的詩，依着年份，略抄幾首。同時我想聲明的，我因爲不是詩人，除了偶然出韻之外，在心境愉快，祇是豪談使酒，除非心境苦悶，方胡亂寫些詩，因此我的詩正合着『不無悱惻之詞，惟以悲哀爲主』這兩句話。自然

偶儻的詩不是絕無，然而無端之詞也有所託。寫到此地，我又想到中國寫作藝術了，我們知道喜劇不易寫，而悲劇最易作，藝術低下，悲劇爲多，看了近年來的小說和戲劇，恐怕我也不能例外罷。



十四年至十五年，由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以至北伐，是國民革命勃發時期，除了一兩件事使我非常不痛快之外，心情還沒有大不了的苦悶，所作的詩，都在軍中爲多，火氣雖重，哀惻還少。

△與譚組安朱益之登白雲高峯，風雨倏至。

三月風掀渤海濤，天低雲黯將星高，春雷挾雨隨潮起，捲入深巖萬木號。

△軍次樂昌，宿營城外沙洲。廿年前余曾啣先君命捨軍先行，匹馬偷渡峽門，依稀尙憶舊日渡頭也。

獵獵悲風掠莽原，疏星連樹認前村，當年單騎窮投止，月黑衝寒渡峽門。

△酷陽苦人，軍行三日，始過禺關。

三伏行軍越萬山，六師今日過禺關，驕陽着體不知熱，心在幽燕汗洛間。

△舟過衡陽，遠望南嶽，往返三次，終以軍書累六，不得一登。

三過衡山不許登，汨羅前敵未休兵，層巒挾雨破空至，倒影湘江入蠻青。

△賀勝橋破，屍塞涸川，勒馬前進，馬似厭血腥，人立長鳴，不肯前進，感而賦此。
百里橫屍斷涸川，戰雲暮地還狼煙，朝陽入眼赤於血，征馬長嘶却不前。

△圍攻武昌匝月，每夜宿南湖。夜深挑燈草軍書，頓覺有寒意，知秋暮霜降矣。

捲地風雲撼武昌，枕戈橫筆草飛章，深宵劍氣侵肌冷，始覺征袍盡著霜。

+

+

+

+

十六年武漢大定，調補主省政，那時的情緒，比較愉快，蓋以不參軍事，遂有閒情。

△卜居百花洲畔。

寂寞樓台對小橋，昨宵寒盡又春朝，曉來試馬花洲畔，梅萼微開雪半消。

△門外春柳含芽，綠入窗中，情不自已。

嫩柳含芽未解情，輕風吹綠入窗櫺，重簾半捲還留住，春意由他自在生。

△楊柳拂地，暮春將去，隱然有歸思。

幾樹垂楊拂地春，倚風愁煞探春人，不如歸去珠江住，笑對梅花證夙因。

是年三月，三中全会召開於武漢，寧漢漸分立，邇後哀愁時多，歡樂時少。

△登黃鶴樓值大風雨。

幾度憑欄幾度愁，大江風雨撼孤樓，蒼穹沉醉人無語，獨立峯頭看亂流。
千年古木空餘骨，百戰功人盡沐猴，大地晦冥天變色，不知何處是神州。

△長沙馬夜事變，奉命往撫輯，至岳州，阻不能前，早起偕周鰲山小憩岳陽樓。

淡蕩湖光映早暉，君山輕似片帆微，危樓縮盡煙波意，欲破浮雲天外飛。

十七年在僑辦革命評論，那時雖然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但以終日執筆爲文，無暇作詩，一年之中，祇得兩首。

△大風雨陳樹人自金陵回，卽赴杭州，作此送之。

一夜罡風烏亂啼，彤雲著地大江低，錢塘景物都凋落，萬樹柔枝盡向西。
楚尾吳頭意興闌，不堪描畫破河山，金陵荒落西湖曠，憐煞詩人看筆難。

十八年春赴歐洲，比夏返，終年預戰役，十九年復至北平，參加擴大會議，這時的詩，多感喟之作。

△宿娘子關。

息兵軍令未曾頒，十萬征騎帶甲還，昨夜月明歸夢遠，雄心飛越秣陵關。

△自北平退太原。

險阻艱辛不肯辭，輕生重諾寸心知，拚將肝膽酬朋友，珍重東城判袂時。

△游晉祠並撫唐貞觀碑。

虎步龍行天日姿，中原爭霸盡凡兒，斜陽古柏殘碑在，碧水青山弔晉祠。

△兩次深夜渡黃河。

人語沙中盡楚歌，兩番深夜渡黃河，雄心漸似秋心淡，欲與閑鷗逐逝波。

△過雁門關。

九月涼秋塞草黃，雁門關外已飛霜，馬歸閑廐征袍解，來弔秦時古戰場。

△自大同徵服過北平赴津，適值重陽，早車始發，大雪倏降。

破曉寒鷄四野鳴，漫天風雪過燕京，輪聲似慰亡人苦，碌碌長嘶訴不平。

+

+

+

+

二十年秋季自歐回國，舟過哥倫堡而事變發，在海上寫詩兩首。

△離愁。

抑抑離情淺淺愁，海風吹浪上樓頭，憂深轉覺不經意，斜倚危舷看白鷗。

△海上。

海上淒清百感生，頻年擾攘未休兵，獨留肝膽對明月，老去方知厭黨爭。

+

+

+

+

廿一年以專粵合作至南京，在粵五年餘，頗有所爲，苦無成就。當時心境，較十七年在上海，十九年在北平，尤爲惡劣，患生在外，疑生於內，我知道不久當有大變。就拿一己事業來說，除了紙上計劃，想做一件小事也不可能。我當日曾對南京同志說過，「你們從前對某某人不滿，輕則開除黨籍，重則通緝，實在還不算高明，最好還是找他到南京做大官，同時使他不能辦一事，這種懲

別比開除黨籍和通緝都厲害』。我這段話，就可以表顯我心裏的苦悶了。在這個時期，詠景和詠物詩倒有幾首，因為所做的事，都不足形諸吟咏的。

△廿一年元旦，至京初預國府新年典禮。

脾肉重生戰馬疲，征袍脫去換朝衣，酒杯澆盡牢愁在，也自隨班習禮儀。

△開檢舊箭，見十年前佩刀，鏽生矣，感而寫此。

豪氣銷沉計亦窮，十年遲我愧無功，鋒鋦未盡因時晦，半斂殘書破簡中。

△以開國難會議之洛陽，便道游龍門。

怒濤無際日黃昏，極目中原隱淚痕，駐馬危崖獨惆悵，冷風吹雪入龍門。

△揚子渡頭。

數點微雲秋冷衣，風輕天際遠帆歸，荻花白上詞人髮，寥落江南一雁飛。

△登燕子磯。

燕子磯頭葉半霜，危城夕照兩蒼茫，大江無語向東去，如此河山未忍看。

△暮秋游棲霞山。

最惜秋殘葉未紅，棲霞猶卷綠陰中，夕陽欲語亂山外，遠處微聞孤寺鐘。

△春日游揚州。

二分明月憶江都，曲水輕煙柳幾株，春色漸凋詩漸淡，好將身比瘦西湖。

△每日車過流徽榭，新春忽至，垂柳漸長。

暮暮朝朝此水濱，百無聊賴又新春，三年似爲嗟來食，垂柳迎風欲笑人。

△游西湖入九溪遇雨。

寒雲着水隱山影，春冷樓台啼鷓鴣，一抹淡煙輕棹急，初從雨裏認西湖。

踏遍南山入九溪，杜鵑花裏杜鵑啼，嫩茶綠上村娃髻，行盡長林帶雨歸。

△題西湖酒家。

收拾豪情付酒杯，胸懷塊磊借相推，已憐醒後賓朋散，更惜雄心未盡灰。

△廿二年春，北上勞軍，車過黃河橋，有感。

去年海上角聲哀，今又鼙鼓動地來，還羨江南風景好，梅花依舊及時開。
危坐終宵寐不成，每逢危難此間行，黃河渡口冰猶結，關外遙知正屢兵。

✦

✦

✦

✦

我有幾首詠史詩，總覺得沒有多大意思，而且也似乎太儂薄，現在擇錄一二。

△詠史一

王侯甲第望連雲，雨露春風盡主恩，朝罷玉階香未散，公卿爭拜號夫人。

△詠史二

司寇花廳出禁城，侍中欺段入神京，當年玉尺齊膺選，今爲憐才避尹邢。

△詠史三

半壁山河夕照殘，少年豪俊盡高官，朝臣懷表當獨立，仗馬庭前仔細看。

✦

✦

✦

✦

無題詩，我也寫過好幾首，所謂無題，自然不能有題，我也知道人家必定說我不能無所指，但

我也決不認必有所指，我不願解釋，所以僅僅謄出四首。

△無題一

記得當時認小名，初從琴譜學新聲，十年前事心頭影，春滿江南花滿城。

△無題二

別緒依稀憶往年，落花如雨夢如煙，夕陽紅似離人淚，宣武城頭春可憐。

△無題三

起舞華燈未敢前，胭脂紅上紫金鉤，離愁濃似春雲重，都鎖深聲淺黛邊。

△無題四

無語人前意絕佳，樂聲波動翠雲釵，會心別在深宵後，明月婷婷入夢懷。



至於弔朋友的詩，我僅寫過兩首，一首是廿一年至京弔組安先生墓，一首是十六年冬弔管青。前一首是七絕，後一首是七律。我是最不喜歡寫七律的，獨是這一首，我怎樣也不忍棄去，詞雖近俚，語殊紀實，我想同情於逝者的人，不會譏我爲儂薄罷！

△弔譚組安墓。

彥博一生唯豁度，謝安臨事故從容，百年循吏良臣傳，一字師承在執中。

△過永勝寺。

十六年冬，共亂平後，軍書正粟六，適莊來見，謂其姊管青已逝世，臨終囑以珠簪相貽，藉留紀念，惻然久之。翌日古君郵我一巨函，中有管青筆記一冊，字以鉛書，中述其對余思慕之懷。古君於函中贖以一牋，謂管青彌留時，坦白述其婚前所念，並囑古君於其逝後，至母家往日居室藏笥，搜其筆記寄余，至管青之棺則暫厝於東門外永勝寺云。得書後，夜間把玩遺珠，摩挲筆記，終宵不能成寐。詰旦趨永勝寺，則棺於前一時移去葬白雲山深處，餘香殘燭，無限淒涼，細雨斜風，愈增惻怛，雖欲撫棺一慟，不可得矣。徘徊至暮，寺僧來逐客閉門，始黯黯歸去。余識管青七年，初不知其意有所託，當其臨命之頃，正不必以所懷語古君，而卒語之，古君在悲逝之際，正不必以所知語余，而卒語之，此世之所謂真性情者耶，嗚呼痛矣！

荒寺衰楊不見人，玉簪羅襪慘成塵。遺珠光隱淒涼色，絕筆鉛留慘淡痕。
未盡餘煙魂宛在，已灰殘燭淚猶新。不堪惆悵黃昏後，細雨斜風閉院門。

+

+

+

我的詩能夠記得的就是這幾十首了，至於打油詩也有好幾首，贈人的也有好幾首，我不想再